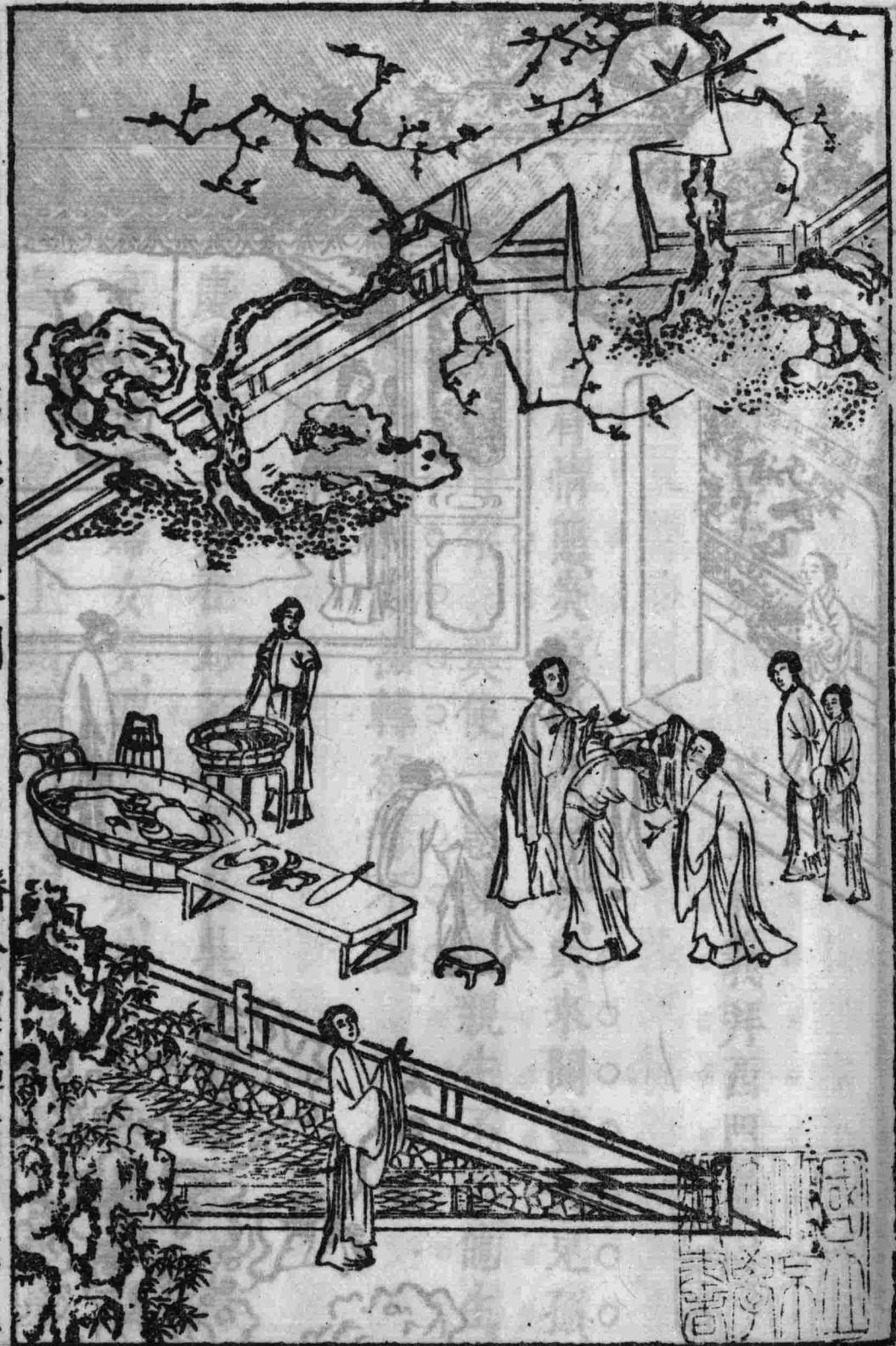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廿六冊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第七十二回

潘金蓮搊打如意兒 王三官義拜西門慶

詞曰

掉臂疊肩情態炎，涼冷緩紛纏興來。
闡璧長兒孫，石女須教有孕。莫使一朝勢謝，親生不若他生。
爹爹媽媽向何親，撥轉窟窿不認。

右調勝長天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西門慶上東京見家中婦女多，恐惹是非，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來，各自在房

做針指。若敬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鴻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戶，凡事都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敬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備了舌，逐日只和如意意見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同韓嫂兒漿洗。不想這邊春梅也洗衣裳使秋菊問他借棒槌，這如意兒正與迎春褪衣，不與他說道。前此亦如是多事日你拿了個棒槌，使着罷了，又來要。趁韓嫂在這里，要替爹提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道：耶樂耶樂，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裡借不出個乾

富得巧甚
義令如意

如意若知
局此時便
宜轉口何
更出抵觸

燈盞來借個棒槌使使兒就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這累脚教拿甚麼槌秋菊你往後邊問他們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裹脚忽然聽得又因懷着仇恨尋不着頭繇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一冲性子就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外人也怎的棒槌借使使就不與如今這屋裏又鑽出個當家的來了如意兒道耶嚦耶嚦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趁韓媽在這里替爹漿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這衣服褪兩下兒着就駕上

之言益乍
得主人寵
驕喜心正
盛未經磨
錬不能一
時卒平耳

許○多○誨○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跟
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
這○屋○裏○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來○誰
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你○替○他○漿○洗○衣○服
你○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
娘○怎○的○說○這○話○大○娘○不○分○付○俺○們○好○掉○攬○替○爹○整○理○的○金
蓮○道○賊○搔○刺○骨○雌○漢○的○淫○婦○還○渥○說○甚○麼○嘴○半○夜○替○爹○遙
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襖○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
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
經○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

就兒以有
子禮寵金
蓮受累極
美故今捕
風捉影而
卽摶其腹
可謂曾經
蛇咬夢井
索而懼也

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頭髮扯住只用手摶他腹脣得韓嫂先向前勸開了金蓮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間的聲喚你來雌漢子你在這屋裏是甚麼人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裏狐假虎威成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邊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里亂些甚麼一把手

拉到他房裏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什麼起來這金蓮。」
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我在屋裏正描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捲在牀上也未睡着。只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搊裙子。我說你就帶着把我的裏腳搊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却是秋菊問他要捧搊。使他不與。把捧搊匣子奪下了。說道：「前日拿個去不見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搊衣服哩。」教我心裏就惱起來。使了春梅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服人。俺每手裏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裏什麼兒。壓折竿兒娶你來。

金蓮一曰

叙七八百

言語淺入

深節上生

枝竟無歇

口處而其

中自爲起

伏自爲頓

挫不繫不

慢不閒不

忙似亂似

整若斷若

續細心玩

之處是一

篇漢人絕

妙大文字

你比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裏硬。裏剝刺的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力賴在中間。拉着他。我把賊沒廉耻雌漢的淫婦。口裏肉也掏出他的。來。大姐姐也有些不是。想着他。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搽在我身上。說是我弄出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的。你做妹子行妹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裏是放不下砂子的人。有。那沒廉耻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還在那屋裏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裏一似嚼蛆的。

不知說些甚麼。到晚夕要茶吃。淫婦就連忙起來替他送

茶。又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個久慣的淫婦。

只該丫頭遞茶。許你去擰頭獲腦雌漢子。爲什麼問他要

忽思前忽
慮後忘恨

張忽忘李
金蓮一時

鄭姬千古
如生

披襖兒。沒廉耻的便連忙鋪裏拿了紬段來。替他裁披襖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他爹進屋裏燒香去。見丫頭老婆在炕上鍋子兒。就不說一聲兒。反說道。這供養的匾食

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這淫婦還說爹來不來。俺每好等的。不想我兩三步抄進去。唬得他眼張失道。就不言語了。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淫婦。就這等餓眼見瓜皮。不曾好歹的都收攏下。原來

是一個眼裏火爛桃行貨子那淫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
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瞞着人搗鬼張眼溜
睛的你看他如今別模改樣的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
大姐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粧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
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因說你怎知道的這等詳細金蓮
道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
曉得雪裏埋死屍自然消將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
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
人不着謊兒成不的他不撒謊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
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寡瘦的乞乞縮縮那個腔兒吃了這

○揚○僚○得○妙○

二年飽飯就生事兒。雌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
到明日又教他上頭上臉的。一時桶出個孩子當誰的。玉
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到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
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遺誰繫

萬事無根只自生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
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戶到衙門中。看着收
拾打掃公廨乾淨住下。方纔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
接着。昏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桌兒。滿爐焚香。對
天地位下。告許愿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愿心。西門慶

一陣風便
刮得有趣
富貴人婚
脆如此

道你說起我拾得性命來家，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角鎮上，遭遇大風沙石迷目，通行不得。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都慌了。况駄梁又多，誠恐鑽出個賊來怎了。比及投到個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燈火也沒個兒，只吃些豆粥，就過了一夜。次日風住，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更苦十分。前日雖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驚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在路上就許了愿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裏怎不來家，却往衙門裏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

誇語、酷、肖

了新陞是匠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戶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捏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裏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甚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作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直待夏家搬取了家小去他的家眷纔搬來前日夏大人不知什麼人走了風與他他又使了銀子央當朝林真人分上對堂上朱太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再要提刑三年朱太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得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擰在空地裏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

是淺人亦
是好人

是什麼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是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
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這個說一場。告那個說一
場，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算無心，不備怎隄備。人家
悄悄幹的事兒，停停妥妥，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
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裏容日。你買分
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
去罷。你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
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裏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
着，只見玳安來說，費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去不去。西
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應諾去了。李嬌兒、孟玉樓

情從何生
一往而深

孫雪娥潘金蓮大姐都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來還有李瓶兒在一面走到他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都向前磕頭。月娘隨卽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拿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去了。又叫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麵一包白米一壇酒兩腿火燻兩隻鷺十隻鷄。又并許多油鹽醬醋之類。與何千戶送下程。又叫了一名厨役在那里答應。正在廳上打點。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溫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請進溫秀才伯爵來二人連連

大老官家
家幫領
有生意喜
鵲安得不

斗

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叫。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快走了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未上半個月。怎能來得快。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裏。不想哥真個來家了。恭喜恭喜。因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便問道。送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一路同來家。小還未到。今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吳大舅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溫老先生戴著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

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
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著。等他問你。只說
是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
我頭八寸三。又戴不得你的。溫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三。
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如何。西門慶道。老先生不
要借與他。他到明日借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
溫秀才笑道。老先生好說。連我也扯下水去了。少頃拿上
茶來吃了。溫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來了。西門慶道。他

話謠過
恍惚一間
前後之情
俱遠不細
心定作閒

已做堂尊了。直掌鹵簿。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
甚麼。須臾看寫了帖子。擡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

慶就拉溫秀才伯爵到廂房內暖炕上坐去了。又使琴童

往院裏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

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西門慶吩咐再取雙錘筋

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敬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

人圍爐把酒來斟。因說起一路上受驚的話。伯爵道：「哥。你

的心好。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都消散了。溫

秀才道：「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伏道老先生爲

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

事。敬濟道：「家中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里差人來問了

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哩。正說着。忽有平安

欽提刑二
三年奈何
想亦孔子
說錯非季
金龜海

金龜海

來報衙門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卽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舊不同。西門慶道。旣是如此。添十兩銀子與他。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擇定二十六日。西門慶道旣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去了。就是喬大人。來拜望道喜。西門慶留坐不肯吃茶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陪二人飲至掌燈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裏歇了一宿。

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戶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請、西門慶這里買了一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壇南酒、差玳安送去了、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日、桌椅鮮明、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都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戶、不一時小優兒上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語○酷○肖○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正說話只見平安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

畢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衛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戶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

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個小優銀筆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吩咐收了家伙。就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潔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被窩中相挨素體。枕席上緊貼酥胸。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

糞且有嘗
之者況溺
乎吾以此
篇金蓮解
嘲可乎

品簫。這婦人只要拴西門慶之心。又况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裏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一口都嚥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畧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摸了幾個。放在口內纔罷。

正是

侍臣不及相如渴特賜金莖露一杯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鼓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爲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也是夜西門慶與婦人盤桓無度次早往衙門中與何千戶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隨卽擡了桌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爹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出來迎接安郎中食寺丞的俸繫金鑲帶穿白鷗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叙禮彼此道及恭賀分賓主坐

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臬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來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賣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欲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喝道而去西門慶卽出門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叙

禮大廳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
喬木風霜古山河礮礪新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
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拿上茶來交手遞了
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酒筵遞酒原
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
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
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
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
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
如銀人也一般西門慶一面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

人是客請轉上讓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歹。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尽。今日備了一盃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丈。你取副蓋兒來。等我與太太遞一杯壽酒。一面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滿心歡喜。文嫂隨卽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要叫小優拿樂器進。

來彈唱。林氏道：你叫他進來做甚麼，在外答應罷了。當下
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

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纔待還下禮去，林氏便道：

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

好大人，怎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

幼失學，不曾跟着好人。若是大人肯垂愛，凡事指教他，爲

個好人。今日我跟前就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有不是

處，一任大人教誨。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

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試行道。

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

全不推辭
只模模糊糊
七答應寫出一時心喜口溢倉卒措詞不

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還了萬福。自此已後，王三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碗雲殼雨心，復有詩以嘆之。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款留，又邀到他書院。

中獨獨的三間小軒、裡面花竹掩映、文物瀟洒正面懸着
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
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
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高壺來、又投
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顧打發添換
菜蔬果碟兒上來、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已帶半酣、方纔
起身賞了小優兒并廚役作辭回家到家逕往金蓮房中、
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雲髻、淡粧濃抹、正在
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猊等徐見西門慶進來、歡喜無限、
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雀舌芽茶、與西門慶

只說言冷
而一種相
思可憐處
傷心酸鼻

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靴解帶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牀並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乾牌與婦人枕着。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廝攏。嗚咂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偏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腿兒觸冷伸不開。只得忍酸兒縮着白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了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鬪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

每讀至此
令人笑不
自制

兩個一炕兒通廝脚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
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
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
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着你和來旺
兒媳婦子密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瓶兒
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鴉一般。今日都往那去了。止是
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裏楊花滾上滾下。如今又興
起如意兒賊搃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
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
在門首放羊兒刺刺。你爲官爲宦傳出去好聽。你看這賊

西門慶亦
善詞停

淫婦。前日你去了。同春梅兩個爲一個棒槌。和我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敢過不去。婦人道。囁嚅說。的倒好聽。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孩○女○得○夢○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此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許你到那屋裏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非爲別的。因越不過李大姐情。在那邊守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

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撈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
守什麼靈在那屋裏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
下半夜丫頭聽的好梆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過脖
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張致的于是令
他吊過身子去隔山討火那話自後插入牋中接抱其股
竭力搃砌的連聲响唬一面令婦人呼咷大東大西問道
你怕我不怕再敢當着婦人道恠奴才不管着你好上天
也我曉的你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
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須對我說只不許你悄悄偷與他
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裏不裏我就攢兌了這淫婦也

出語詰甚
任愁時亦
破愁爲喜

不差甚麼兒。又相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不把我打到贊字號去了。你這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細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兒了。說的西門慶笑了。當下雨個簾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籠烟世所稀。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接着他脖子。只顧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

此等處若

令溫秀才
見之當賛

云工欲善

其事必先
利其器矣

極力抽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緊緊的又柔軟又得全放進却不像如這托子硬硬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兩個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攔了兩壇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

金瓶梅
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窓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四盆以供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氅衣走出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壇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

爹們明日多咱時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都早來戲子
用海鹽的說畢打發去了、西門慶叫左右把花草檯放藏
春塢書房中擺放、一面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銀子與
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夕
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箇箋帖、教應保
捧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
西門慶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過街
口、只見後邊一人高叫道、二爹請回來、伯爵扭頭回看是
李銘、立住了腳、李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爹往那里去、伯爵
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些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還有句

話兒說只見後邊一個閒漢掇着盒兒。伯爵不免又到家
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頭。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
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道小人沒甚。這些微物兒孝順
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逕來央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
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來。說道傻孩兒。你有話只管說。怎
的買禮來。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
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姐那邊的事。各門
各戶小的實不知道。如今爹因怪那邊連小的也怪了。這
負屈啣冤沒處伸訴。逕來告二爹。二爹到宅內見爹。千萬
替小的加句美言。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一差半錯。不干

小的事爹動意慚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時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擺酒與何老爹接風。叫了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跳些兒還好。你與誰賭氣。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又叫了兩名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們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裏怎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說個明白。小的還來與二爹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

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依着我把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是那裡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就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去了、雖然二爹不希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再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于是同出門、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裏、進到書院門首、搖的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溫秀才正在書窓下寫帖兒、忙應道、請裏面坐、畫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溫秀才卽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往那裡去來、伯爵道、敢來煩

瀆大筆寫幾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內他娘們坐坐。溫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卽令應保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溫秀才拿到房內，纔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走來說道：溫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要請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門外韓大娘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溫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溫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四個請黃四嬌傅大娘韓大娘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裏是衙門中去了，來

安道爹今日沒往衙門裏去，在廳上看收禮哩。溫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晚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溫秀才知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完。伯爵卽帶了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蓬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桌面，見伯爵來唱喏，讓坐。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桌席做什麼。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知府之事，告他說了一遍。伯爵道：明日是戲子，是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備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

見景生情

一步一步
打入頤有
戲說古之風

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麼。伯爵道。
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喚他。他纔敢來。我也不知道你一向
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三嬪那邊幹事。他怎的曉
得。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
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有了
別人。到沒小的。他再三睹身罰呪。並不知他三嬪那邊一
字見。你若惱他。却不然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
你若動動意見。他怎的禁得起。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
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那
李銘站在槳子邊。低頭歛足。就似僻廬鬼見一般。看着二

人說話，聽得伯爵叫他連忙走進去，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擰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耻笑，他也欺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尋個主見說畢，號淘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伯爵在傍道罷，麼哥也是看他一場，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休說沒他不是，就是他有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又叫李銘你過來，自古穿青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閑，就不惱你了，你往後也要謹慎些。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西門慶沉吟。

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保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看畢。教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實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罷酒。二十八日他又要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哩。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裏請去。少頃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上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保接去。笑了道。哥你就哄我。

不獨言笑
無然而心
思皆吐于
紙上真寫

雖非有這之言而一
種涉世不得不然之情不可不奉為著墨也

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歹請嫂子走。走去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等我梳起頭來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時年尚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帶三分和氣你若撐硬船兒誰理你全要隨機應變似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牆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趕熱腳兒來兩當一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兒來一天事却了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小的到家過去

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桌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麻子。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蟠蟲瑪蝶一例撲了去。你敢怎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的再不和他來往。只不干碍着我的事。隨胸○襟○亦○是○與○達○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真是他老子。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絕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

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
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
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
一日了、西門慶叫他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
邵鑊、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
我去罷、家裏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從
爐臺底下、直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買、西門慶道、你
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兒、也是你
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
直去了、正是

酒深情不厭

知已話偏長

莫負相欽重

明朝到草堂

莫長吟幾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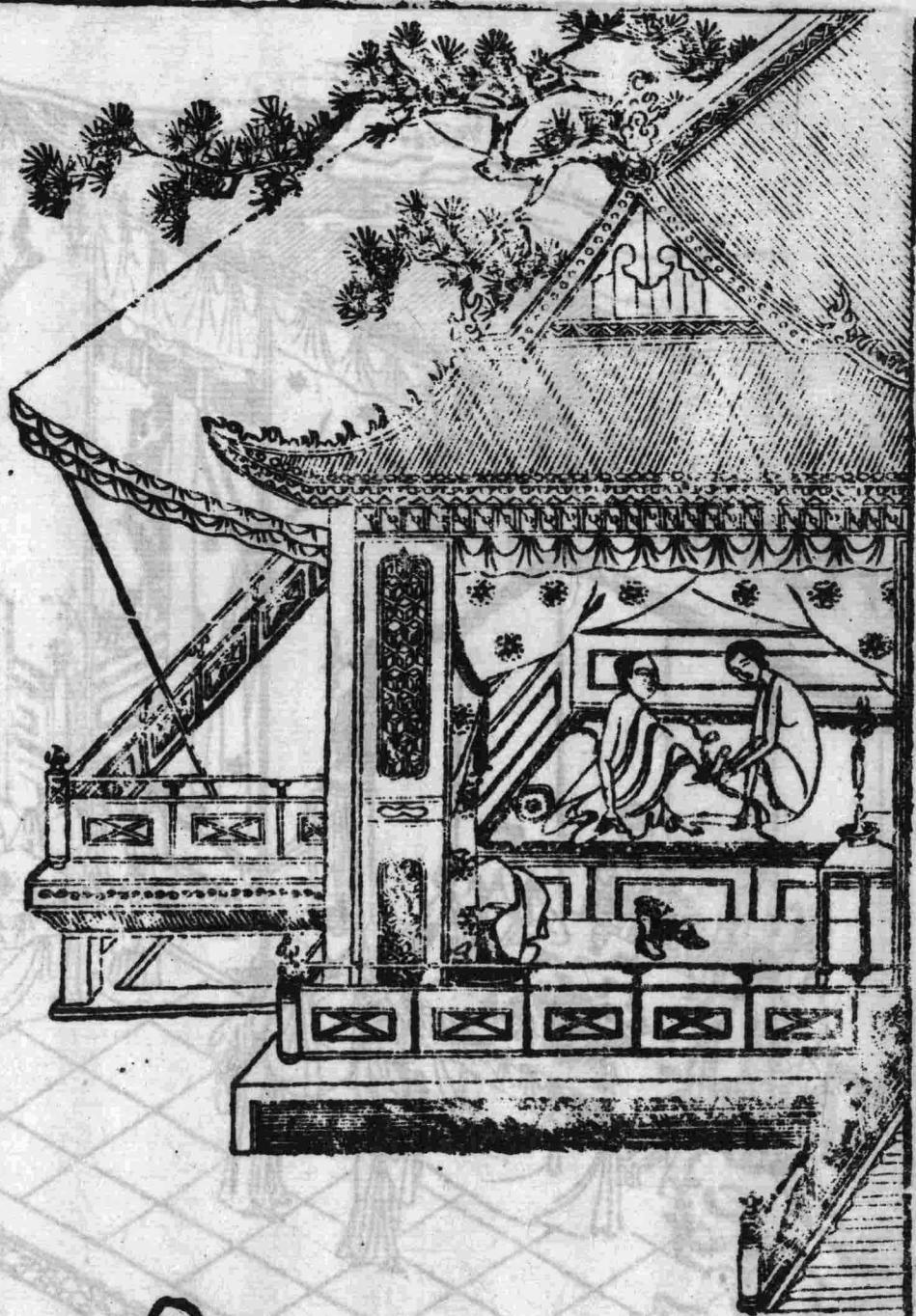
任隨醉草堂

醉不計不懶

醉口忘醜休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
爲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牆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薰觸、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

粗帕二方奉引賀散。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取便坐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裏，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面陪他坐的薛姑

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
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
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
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裏面。
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準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
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
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
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匹綢與你做衣裳。薛
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
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攏了他的主顧好不和我

出一奇妙。

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
我只替人家行好事。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你
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勾當你也休。和他說。薛姑子道。沒
不傳六耳。我肯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
我肯地得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
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糧。不修功果。到明日
死後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
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添了茶。方歸
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放桌兒炕屋裏請衆堂客。并三
個姑子坐的。又在明間內放入仙東兒鋪着火盆。擺下案

遍插茱萸
少一人那
得不悲

酒與孟玉樓上壽。不一時瓊漿滿泛，玉擎高擎。孟玉樓打扮的粉粧玉琢，先與西門慶遞了酒，然後與衆姊妹叙禮安席而坐。陳敬濟和大姐又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就在傍邊坐下。廚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衆人纔吃酒，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保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就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就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得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你二爹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保去了。

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妻妾五個，只少了他，繇不得心中痛酸，眼中落淚。不

金瓶梅
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來了。月娘吩咐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爲我腿湘裙杜鵑花上血。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猪八戒走在冷舖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個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恠奴才。聽唱罷麼。我那里曉得什麼。單管胡枝扯葉的。

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春女，忽刺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牆花亂折。那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須臾唱畢，這潘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在屋裏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見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裏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廚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坐。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罷。李銘卽跟

着西門慶出來，到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來走走。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溫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溫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春盛案酒擺在桌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襖子上，罩着青段五彩飛魚蟒衣。張瓜舞牙頭角崕嶧。揚鬚鼓鬚。金碧掩映。蟠在身上。唬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立起身來笑道：你每瞧瞧。猜是那里的。伯爵道：俺們如何猜得。着西門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

貨處妙在
深一層方
暢其賣弄
之意當貴
人家自少
此輩不得

出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因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
帶，他不穿這件，就送我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極口誇
獎。這花衣服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
高轉做到都督上。愁沒玉帶蟒衣。何況飛魚只怕穿過界
兒去哩。說着琴童安放鍾筋，拿酒上來。李銘在面前彈唱
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娘遞杯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
門慶道：我見你既有孝順之心，往後邊與三嫂磕個頭兒
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磕頭到不打緊。只怕惹人議論
我做大事不尊。到不如你替我磕個兒罷。被西門慶向他頭
上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伯爵道：有大

小到不教孩兒們打了兩個戲說了一回。琴童拿壽麵來。西門慶讓他三人吃。自己因在後邊吃了。就遞與李銘吃。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叫吳大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罷。西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兒這一套。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于是等排雁柱。欵定水絃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厨役。二名茶酒。酒筵共五桌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

說得兩人
都快活妙
舌

旣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忘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要在大巡手裏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他青目青目。到年終考滿之時，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取便和他說。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老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替誰說。官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上垛。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應諾去了。小廝收進家伙，上房內擠着一屋裏人。聽見前邊散了，都往那房裏去了。却說金蓮只說

做爲稍果
子打秋菊

線索偏在

忙裏下針

寶與人指

之爲完爲

淡不與人

見其神龍

首尾高文

妙法子長

以下所無

往他屋裏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裏。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窓下聽覲。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裏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問道。你今日怎的叫恁兩個新小王入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好兩個猾小王八子。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裏只是頑。西門慶道。一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得他叫什麼謙。見李兒不防。金蓮躡足潛踪進去。立在暖炕兒背後。忿說。

金蓮幽踪
與玉樓小
膽又作一
笑映出妙

手

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叫他唱。平白胡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支使的小王八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玉樓噦了一聲。扭回頭看見是金蓮。便道。這個六丫頭。你在那裏來。猛可說出話來。倒謊我一跳。單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走在我背後。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少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西門慶道。哥兒。你瞞着些兒罷了。你那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都是一般的後婚老婆。什麼他爲你褪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唔誰見來。孫小官見問朱吉。別的都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

提出月娘
做主不獨
題目正大
得樹敵之
意自使西
門慶惱不得

他死了。好應心的萊兒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
猪。你目逐只。味屎哩。俺們便不是上數的。可不着你那心
罷了。一個大姐姐。這般當家立紀。也扶持不過你來。可可
兒只是他好。他死。你怎的不拉住他。當初沒他來時。你怎
的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就
疼的你。這心裡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
歡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裏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
言道。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鍛的不圓砍的圓。你
我本等是遲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
是咱不說他。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心。只說人憤不過他。

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裏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繇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娘你等等我。○透○
○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拿些菓子。

○白○西門慶一頓而

○白○慶又

○慶去尋他要

○慶強好勝之

心遂矣復

○慶從後邊來

○慶一者春春

○慶者要顯出

○慶由他自睡

○慶不因帶白而小心周

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回了。金蓮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又復往後邊來。

一笑字從
伏牀斷而
獲斷且寫
出滿肚皮
賣弄

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娘坐了一屋裏人薛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當中放着一張炕桌兒炷了香衆人都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他往屋裏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我還愁他到屋裏要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你頭裏話出來的忒緊了他有酒的人一時激得惱了不打你打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做的正景姐姐吩咐的曲兒不敎唱且東溝犁西溝霸唱他的心事就是今日孟三姐的好日子也不該唱這離別

文獻一遺

之詞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
我是看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姐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
因爲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着怎的又出去了月娘
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
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
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
這詞剛纔搶白了他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
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教他唱罷了
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都全全見的今日只
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子的心怎麼不慘切個兒孟玉樓道

好奶奶若是我每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裡滋味見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怎的兩個相交情厚又怎麼山盟海誓你爲我我爲你這個半成的又不服氣只顧拿言語擔白他整廝亂了這半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每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個曲兒來就和他白搽白亂必須搽惱了纔罷孟玉樓在旁邊戲道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有了這個

丫頭子。這般精靈古怪的。金蓮笑向他打了一下。說道我到替你爭氣。你到沒規矩起來了。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有個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怎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擡一個滅一個。只嗔俺們不替他戴孝。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楊姑娘道姐姐每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大妗子道好快。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了。楊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得念個經。

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念什麼經？他爹只好過年念罷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薛姑子就先宣念佛印的佛法，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爐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罇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

玉簫便心
眼不同

明明揉眼
却賴漫睡
此蠢人弄
巧處

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裏，又不許玉簫近前，一連反廳了金蓮幾大錘。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裏，捲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铫兒，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

博客人心

有受冤處

溺愛人必

有摯愛處

真受寵榮

愛處必有

一段冷燐

苦心出有

蠢人萬萬

不得單指

其恃寵之

言溺愛之

情而遂爲

蠢人不平

也

春梅與西
門慶紅淫
情態只歸
暗摹寫

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裏，見春梅捲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禁之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喊他一聲，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謾人刺着炕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燈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

小說之意是

○頭○情○景○人○多○與○之○口○且○

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鉤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昏了一小跳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搗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遙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簾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

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饑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瀉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臉彈子。倒沒的醒悶了我的手。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剎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裏鬼

人之憎惡
一人雖極偏極暴亦必有歸人

偏極暴亦必有歸人
因其偏極
蠢入護短
此果掏出皮來可謂至公之筆

混我。固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娘不信。只拘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見在袖子裡哩。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拘。秋菊慌。用手撒着。不教拘。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掏出些柑子皮。見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真賊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金蓮春梅。前○不○曉○此○又○不○曉○前○酒○後○嫌○糊○得○妙○你算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忽忽的好。生旋剝了。教個人把他寶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忍疼。也惧怕些。甚麼閻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在心上。那

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腫的，谷都着嘴往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淨了手，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裡，見桌上銀燈已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

金瓶梅
慶並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裏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褲子底下不是一面。

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替他紮在塵柄根下繫在腰

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

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脊稜跳腦挺身直舒比

尋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撮着

牝戶往裏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

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

人呌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柱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

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指疊起墊着腰

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揀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

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去了擰的裏頭滿滿兒的你自在

程

修身爲學
肯如此河
患不造其

不自在。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咱不得拿燈兒照着幹。赶不上夏天好。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格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項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裏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欸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往來抽捲。又三百回。比及

精洩婦人口中只呴我的親達達。把腰扳緊了。一面把你
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溢下。婦人心頭小鹿
突突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那話拽出來。猶剛勁
如故。婦人用帕擦之。說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却怎麼的。西
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要罷。婦人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
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相與枕藉于牀上。不
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文
用得妙

等閒試把銀缸照

一對天生連理人

